

謝國楨編著

明清筆記叢

中華書局

明清筆記談叢

謝國楨編著

中華書局

明清筆記談叢

謝國楨編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毫米1/32·11 1/4印張·215,000字

1960年7月第1版

1960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定價：(7) 0.95元

統一書號：17018.47 60.7.滙型

前記

散文筆記，自漢魏以來已有這種體裁，到唐宋而達於極盛。如唐王定保『摭言』、封演『封氏聞見記』，以及金劉祁『歸潛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齊東野語』等書，都有正史上所未曾記載的事實，極有史料上的價值。雖然這些作品多出於封建士大夫之手；可是較之官修正史，還是更多地揭露了一些社會矛盾，反映了一些人民羣衆的思想要求。

我素來喜歡閱讀筆記這類的書籍，而明清兩代的筆記種類尤爲繁多，雖然有好有壞，價值不同，但確實也保存了不少歷史資料。我擬將明清兩代筆記稗乘，凡足以補史乘之缺，而有關於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風土人物的事實，扶摘真僞，分類鈔存，註明出處，編爲『明清筆記資料彙編』；并且想把每一部書的內容、和它使用的價值，做一篇提要，置在『彙編』的前面，藉以明瞭筆記的源流，和書籍內容的要點。因于課餘之暇，陸續寫了四十餘篇，彙成一輯，題曰『明清筆記談叢』，作爲提要的基礎。既然名爲『談叢』，也就不拘一格，拉雜地敘述了書中有關於作者平生、歷史內容、社會風俗、科技發明等比較生動而有意義的事蹟；或連類並舉一些其它筆記等類的書籍，綜合比較，互相貫通印證，作有機的聯繫。並批判了以往拿筆記稗乘作爲茶餘酒

後的『談助』的不正確的看法；企圖掌握古爲今用的原則，提供了在明清史學上較有參考價值的資料，藉供學者的探討。我既然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又沒有像趙翼著『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那樣精核的才力，枝蔓荒蕪之病，自所難免，尙望學者，不吝教我。

謝國楨

目次

前記	一
明清筆記談叢	一
草木子	一
菽園雜記	五
濯纓亭筆記	八
見聞紀訓	一〇
見聞雜記	一一
三家邨老委談	一五
留青日札	一五
留留青	一九
松窗夢語	二〇
五雜組	二三
玉堂叢語	二六

客座贅語	二六
粵劍編	三
墨卿談乘	三
湧幢小品	三
露書	三
雲間據目鈔	三
魯班經匠家鏡及其它	三
春浮園別錄	四
玉劍尊聞	五
閩世編	五
甘露園短書	五
三岡識略	五
平園雜記	六
海外紀事	六
漫遊紀略	六

巢林筆談	三
片刻餘聞集	四
書隱叢說	七
鷓鴣菴筆塵	九
水曹清暇錄	金
陶廬雜錄	七
竹葉亭筆記	四
野語	九
轍環雜錄	九
白下瑣言	一〇一
鳳麓小志	一〇四
珊瑚舌雕談初筆	一〇六
聞塵偶記	一一〇
射鷹樓詩話	一二四
菽園贅談	一二七
韻鶴軒雜著	一三三

都門雜記	二五
見聞隨筆及續筆	三七
金甌逸史	二九
五石脂	三三
不下帶編	三五
揚州畫舫錄	四二
明清史料研究	四六
明代邊防史乘十種跋	一四
叢書刊刻源流考	二〇二
三省礦防考跋	二四二
彭茗齋著述考	二五四
陳則震事輯	二七四
張南垣父子事輯	二九七
關於全祖望鮑琦亭集之題跋	三一〇
平景孫事輯	三二七

明清筆記談叢

草木子

記載元末明初紅巾軍起義抗元的事蹟，要算明代葉子奇所著的『草木子』最爲詳盡。近來研究元末紅巾軍的論文，多半取材於這書。原刻於明正德間，我所見到的只是嘉靖間刻殘本，和清光緒五年葉桂林重刻本。原書分管窺、觀物、原道、鈞元、克謹、雜制、談數、雜俎等八篇，共四卷。據正德間鐵橋道人、南海黃衷序上說：『舊篇二十有二，今餘爲八，凡四卷。』可見這書已被刪節很多，不是原來面目，而且流傳不廣，到康熙間朱彝尊很推重這部書，才把它表彰出來。書前面的序目，已經將他的生平事蹟記載得比較詳細。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四，曾把朱彝尊『曝書亭集』以及是書的序目所論述的文章概括地記錄下來，現在節錄於下，以供參考：

按『草木子』爲葉世傑（名子奇）著。世傑，龍泉人，洪武時用薦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歷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嶽浸漬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

書，而歸於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蓄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也。

又據齊召南和蘇遇龍的序文中說：『先生碩學奇才，因與章三益、葉景淵、季彥文輩同學於王剛叔（毅）稱高第弟子者也……獨怪草木子與郁離子（劉基）同郡、龍門子（宋濂）同時，而顯晦迥別，天將各有以位置焉。』這一段話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的身世。

這書關於元末紅巾軍起義的記載，以克謹篇和雜制篇爲最多。克謹篇上說：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田，山水迅暴發，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寶鈔』，楮幣竄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澀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給，河夫多怨。韓山童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會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略曰：『韞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臻道等復奉其子（林兒）爲主，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

中原邱墟。

所提到的起義軍，有蘄州的徐貞一，陝西的金花娘子，江西的歐道人，山東的田豐，襄陽的莽張，岳州的潑張，安慶的雙刀趙，四川的旻眼子等等。

據他指出元朝失敗的原因說：

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它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爲防護，自以爲得親疏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僞詔之所云也。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

這當然不脫當時的論點，但顯然也透露了經濟方面的一些情況。同時記載元末農民起義和朱元璋事蹟的書籍，此書之外，還有陶宗儀『輟耕錄』、權衡『庚申外史』、郎瑛『七修類稿』以及錢謙益『國初羣雄事略』等書，都不失爲重要的資料。

在這裏我聯想到的是劉基、宋濂等人，出仕明朝，成了明朝開國的中心人物。但是像葉子奇等反浮沈下僚，甚至於得罪以死。因而有許多士大夫如陶宗儀、楊維禎、孫作等人，他們寧肯『優游林下』，不肯出仕明朝。因爲在明太祖的嚴威之下，稍不謹慎，如高啓、葉子奇等人就可以得到殺身下獄的大禍。在明太祖的大誥上有『士不爲君用則死』的條例，甚至爲明太祖所使用的人士，今天起用，明天被殺，明太祖有『金樽相共飲，白刃不相饒』的詩句（『明史』），所以他們

情願老死田園，不願意與新朝合作。

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爲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仍不免放棄了民族的仇恨。例如在元朝雖然歧視『漢人』和『南人』，但是歧視或被壓制的是貧苦的老百姓；而江南的地主豪紳與元朝統治者勾結起來，還是過着豪華的生活，徵歌逐酒，荒淫無度。當時謂之『富蠻子』。較貧寒的士子，做一首詩，如果博得豪紳的歡心，就可以得十兩黃金（趙翼『廿二史劄記』）。顯而易見，地主的財富，都是由於『欺凌小民，武斷鄉曲』而來的。明初爲了緩和階級的矛盾，施行壓制的政策，是爲了有利于其統治的。這些到明朝已經沒落的人士，他們在思想中還留戀着元朝奢侈的生活，所以此書克謹篇上說：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矣。

這顯然僅說了地主豪紳的一方面，而歪曲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實際。我們從人民羣衆的生活來看，自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征服江南，統一了中國，到元貞二年，短短地十五年間，激起了全國人民抗元的鬥爭，尤其江南、閩、粵的農民起義不下四五十起，可以說是與元世祖統治時期相終始（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到了他的孫子成宗，愈加壓制人民，冤獄就有二萬多件之多（『元史』『成宗本紀』）。偉大的劇作家關漢卿就編寫了『竇娥冤』的雜劇，反映了當時社

會的黑暗，說明了人民的痛苦。所以不能只憑一鱗半爪，而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掌握全面的資料加以審查、比較和整理，才能得到正確結論。但由於時代的關係，『草木子』這部書仍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菽園雜記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守山閣叢書』刻本。容字文量，號式齋，江南太倉人，成化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與張泰、陸釵齊名，稱爲婁東三鳳。『四庫全書提要』稱：『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正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其實所謂『談諧雜事並列簡編』，正是這部書的特點。所記載的，頗多關於社會風俗、農民生活、生產工具和各地手工業產品方面的情況，如記『嚴州山中灌田多用水輪，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即其一例。又記江南各地種植情況說：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逾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櫟棟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爲業，亦不留惡木，此可觀民俗矣。

文記菘菜說：

菘菜即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

按白菜生於北方，不生於江南，安肅的白菜，尤爲出名。北京的園藝，蔬菜的種植，以及果樹的架接，到明中葉以後，尤爲發達，見於謝肇淛所著的『五雜俎』，和張懋脩所著的『談乘』。至此書所記有關於手工業的，如浙江衢州的造紙，劉田的製造青瓷，『凡綠豆色瑩淨無瑕者爲上，生菜色者次之。』龍泉窯製瓷器所用的原料名『韶粉』。係用醋鎔化鉛粉，敷在瓷胎之上，用慢火焙炙而成，故光澤細膩，超於常品。又如敘述查勘五金礦苗，和提鍊淨銅的方法，這都說明在十六世紀的明代，手工業的發展情況。他還說到明代刻書之盛：

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與？

明代刻書之濫，官吏甚至拿來做爲行賄的手段，就是所謂『書帕本』；但是另一方面來看，由於東南各省普遍的刻書，供給當時人士的需要，因之一般市民所喜愛的通俗小說，戲曲傳奇，

也因而得以廣爲傳刻，且一直流傳到現在，這樣就豐富了民間文學的作品和研究歷史的資料。在當時若不是城市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決不會有這種蓬勃的現象。

同時，在封建社會內，統治者爲要維護其統治地位，總是互相援引勾結以鞏固其本階級的利益，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特別着重門閥、宗族、譜系，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作爲依附的關係。此書記載下列一段故事，還可以說明士族與富商間的矛盾：

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爲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從這一事件，也說明了地主鄉紳，爲了附庸封建傳統，就不惜採用各種勢利卑劣的手段，來取得更高的地位。

同時明代筆記小說，固然蘊藏若干資料，也往往此因彼襲，抄撮成說，只陸深所著『儼山外集』和這部書，可取的地方較多。『儼山外集』當時很負盛名，如沈節甫『紀錄彙編』、陳繼儒『寶顏堂祕笈』，以及『廣百川學海』，多摘錄其書編於其叢書之內。此書則明刻本極爲罕見，僅有『守山閣叢書』刻本，似有重印價值。

濯纓亭筆記

『濯纓亭筆記』十卷，明長洲戴冠（章甫）撰。嘉靖間華氏刊，白棉紙印本。字大悅目，刊刻精工。是書前有嘉靖丁未（二十六年）前進士邑人陸粲序，敘述他的事蹟甚詳。擇錄於下：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爲緒正譌訛，除其複重，離爲十卷，華學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爲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曲析狗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內廷，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恕）自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爲歛容降歎。李長沙爲學士時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家，頻終猶歌吟不輟。……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奧義，爲抵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蓋非其至者。……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尙數十卷，藏其家。

此外還有朱國禎『湧幢小品』載著戴冠的傳記，可以參考。此書記有明代掌故制度，尤以他所居的蘇州，和掌教的紹興兩地方事跡記載的比較詳盡，如周忱、況鍾治理蘇州的政績，南京刑科給事中之上書論事，都可以作爲研究明史的參考。他記『蘇人諸役之害』條上說：